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 编 徐俊西 王纪人

谁也管不住 说话这张嘴

程德培 著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 编 徐俊西 王纪人

谁也管不住 说话这张嘴

程德培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程德培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 7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徐俊西, 王纪人主编)

ISBN 978-7-5321-4125-8

I. ①谁… II. ①程…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048 号

责任编辑: 林雅琳

封面设计: 周志武

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

程德培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1.5 插页 2 字数 274,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25-8/I · 3178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5637737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总序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持出版的,编选了15位文学批评家在新世纪头十年中撰写并发表的有关文章。

在文学的鼎盛时代,文学批评是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的,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没有文学批评,文学的发展肯定是不完善的。好的批评不仅阐释了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而且总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经验,甚或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些普遍的规律,从而对创作起了有力的推动和导向作用。对于读者而言,好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联系作家作品与受众之间的桥梁,还如艾略特所说的,起着纠正读者鉴赏力的作用。

上海的文学批评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学生产力的解放,出现了井喷的局面,从中涌现了一批活跃于文学新潮前沿的批评家,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有一部分批评家赋闲或转向其他领域,但大部分仍然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从事批评活动,并对当代文学仍予以较多关注。与此同时,一批年轻的批评家脱颖而出,走进了作家和读者的视线,为中国的文学批评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本辑的批评家多半来自大学、研究所等机构,从事不同专业的研究,但无一例外地现身于新世纪的文学批评界,与当下的文学保持着紧密或较紧密的联系。从他们的自选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不同的研究领域、知识背景和批评取向呈现的差异。纵览全体,则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文化批评与文本批评兼而有之,并涉及文学思潮和众多的

文艺现象;分而观之,则于理论、文学史或学术史各有侧重,在中西文论的交汇中寻找剖析文学或文化现象的理论支点。在这些批评文集中极少空谈套话,大多有感而发,有理有据,颇能切中对象的特点或时弊,许多论文不乏真知灼见,有的还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和原创性。

由于娱乐至上和快餐文化泛滥等原因,文学的边缘化商业化仍在继续,相应地,文学批评也不很景气,严肃的文学批评领地正日趋萎缩。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肯定文学批评家们对批评的努力和对批评价值标准的坚守,展示批评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以集群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一个开放的书系,我们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更多批评家的著作能够纳入这套书系。

2011年3月1日

目 录

作 家 论

魂系彼岸的此岸叙事	
——论迟子建的小说	3
地狱与天堂背后的多副面孔	
——对刘恒二十年前旧文本的新阅读	21
难以言说的言说	
——2009 年的吕志清小说	44
方的就是方的	
——论方方小说的叙事锋芒	63
冒犯的悖论	
——关于张旻小说的文本脉络	81
当叙事遭遇诗	
——葛水平小说长短论	94
正视 斜视 审视 凝视	
——须一瓜的叙事之镜	108
对白天来说,黑夜很可能是他的一束光照	
——由孙甘露引发对先锋小说的思考	122
距离与欲望的“关系学”	
——鲁敏小说的叙事支柱	127
甜蜜的“怀疑论者”	
——金仁顺的七个短篇	142
“熟悉”与“陌生”的对峙	
——戴来的三个短篇及其他	149

置身波澜不惊的诡秘心迹

- 评杨少衡小说的讲述策略 155

作 品 论

我们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

- 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163

消费主义的流放之地

- 评王安忆近作《月色撩人》及其他 183

一个“乱”字竟如此了得

- 评盛可以的小说《道德颂》 198

陌生人的镜子哲学

- 读吴玄长篇小说《陌生人》 207

“水边的两块石头”

- 读叶弥短篇小说《“崔记”火车》 215

梦幻与现实

- 读陈善璪短篇小说《大老板阿其》 219

记忆是一种忘记的形式

- 读麦家短篇小说《汉泉耶稣》 222

风度的含义

- 读铁凝短篇《风度》 224

隐喻之旅

- 读杨少衡的短篇《轮盘赌》 227

“偏执”的艺术

- 读韩少功的短篇《生气》 230

《也许》的也许

- 读盛可以的短篇《也许》 232

读后 ABCD

- 《上海文学》小说读札一至六 234

谈 话 录

当代文学的问题在哪里	程德培、张新颖	249
记忆·阅读·方法		
——程德培与新时期文学批评	程德培、白 亮	262
八十年代：文学·岁月·人	程德培、吴 亮、陈 村	279
八十年代：岁月·作品·变迁	程德培、吴 亮、陈 村	298
八十年代：差异·批评·碎片	程德培、吴 亮、陈 村	314
后记		333

作家论

魂系彼岸的此岸叙事

——论迟子建的小说

“小说不是因为为我们展现了别人的命运而有意义，而是因为这陌生人的命运燃烧产生的火焰为我们提供了我们从自身的命运中从来没有汲取的热量。”

——本雅明《启迪》

如果说在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叙事体能的话，迟子建无疑将进入中国当代小说最为出色的行列。无论长、中、短各项，她都能从容应对，始终保持着叙事的活力。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平均每年两部中篇、若干短篇，自1991年出版长篇小说《茫茫前程》以来，几乎每三年有一部长篇问世。关于体能，不可知论或神秘论者也许会说，迟子建生来就是写小说的料，她与小说世界的际会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王安忆甚至说：“她好像天生就知道什么东西应该写小说的。”^①持空间地缘观点的则认为，她相对中心来说是边缘性的写作，从小生活在中国最北的小村子，很少受到中心意识波动的污染，当污染地区岌岌可危时，她的书写则成了绿色区域。这很像是一支成长在高原的球队，体能生来就是长处。体能是活力的证明，又是我们了解一个作家创作路径的征候。二十多年“咬定青山”的执着所书写的个人文学史，既是迟子建对整体文学史的参与，也是一种

①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

挑战。

—

今天人们议论迟子建的创作,几乎都要涉及文学史与她的关系。一种是重写和重议的姿态正在抬头,类型化和阶段性的文学史研究对迟子建创作的视而不见引起诸多的不满。施战军在其作家论中甚至指出:“随着写作视阈的渐次张大,迟子建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已经到了有必要揭示出来的时候。”^①不满者赞赏迟子建“信奉着小说的最原始、最本源的道德与伦理,始终演绎着小说最自然、最朴实的美感”,“呈现给我们的‘文学性’也是最纯粹、最本色的文学性”。^②抱怨迟子建走上文坛的亮光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汹涌的先锋文学浪潮淹没了。”^③断言“迟子建的文学‘天才’以及她所建构的文学理想、文学价值确实是我们今天所缺失的。”^④这几乎是一场涉及对迟子建作品的价值、评价公正与否的诉求。其实,平心而论,迟子建并没有那么委屈。不止一次地囊括中国文学所有“最高奖项”,几乎所有的文章对迟子建都是积极肯定而很少指责的,而且评价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这一点倒是值得警觉的),现在唯一的遗憾是已有的文学史所占的地位不够。

文学史固然重要,它意味着被历史所认可,也是我们认知文学的见证。历史上倘若没有利维斯的《伟大传统》,乔治·艾略特就不可能在文学史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倘若没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很难想象怎么会有那么长时间的“张爱玲热”。文学史自然是主张诗学公正不可缺少的场所,但弄得不好它也是个名

① 施战军《独特而宽厚的人文关怀——迟子建小说的文学史意义》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② 吴义勤《迟子建论》载《钟山》2007年第4期。

③ 同上。

④ 同上。

利场,问题还在于终极意义的文学史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不断地修正中完成的。对当代文学史来说,我们也许更需要的是阅读史而不是其他。阅读不关乎名利,阅读也不是文本的附庸和被动的阐释机器,不是那种重复的“糟糕小说”和只知捕风捉影的“自传”。

“在雨中想起了(老师)讲给我们的一个童话故事。他说有一个音乐家穷困潦倒,他创作的所有作品都不被时代所重视。当他的呼吸将要停止的时候,他的满头白发忽然像琴弦一样直直地竖起来,一缕阳光犹如一双纤巧修长柔韧的女人的手指一样在那上面弹奏出他的最后作品。他的作品使窗外春色萌发,音乐家终于在他自己创作的音乐中沉醉离去。”

这是迟子建作品中无数个传说和童话中的一个。它既是童话故事又传达出一个关于艺术的信念。艺术即生命的燃烧,犹如在“逝川”边上生活了一辈子的吉喜,尽管牙齿可怕地脱落,头发稀疏而斑白,嗓音嘶哑喘着粗气,用尽最后的力气将一条条丰满的泪鱼放回逝川。这种类似放河灯的结尾在迟子建的作品中屡屡出现,表现了生命不息的传承。迟子建相信“生命是有去处的”,这既是轮回也是一种传递。于是,在迟子建的世界中,生命是无处不在的,不管是记挂着梦想与童话的“北极村”,还是“感受最多的铺天盖地的雪,连绵不断的秋雨以及春日时长久的泥泞,当然还有森林、庄稼、牲灵等。”感觉上迟子建那童年的世界离我们非常远,恰如它具体的地理位置;记忆中的故乡、传说和故事又都是那么美好,犹如梦中的田园诗一般。作者八十年代最初的作品虽有些稚嫩,但格局高远,天地自然尽收笔底,化为叙述的符号是那么朴素、清新和自然。童年和故乡、想象和语言、记忆和愿望,不仅仅是小说的素材,更是我们无法泯灭的人性的相遇点。迟子建把童年化为记忆,将故乡化为愿望,把天地化为近邻,将自然化为神明。她把过去从遗忘中拯救出来,而未来则由一个遥不

可及的虚幻承诺变得有血有肉。随着时间的推移,迟子建的叙事日趋成熟,作为童年和故乡的记忆渐行渐远。“我写过了,我释然,可那遥远的灰色房屋和古色古香的小镇果真为此而存在了吗?我感到迷茫。我依然客居异乡。”写于1990年的中篇小说《原始风景》,叙事者在其结尾处流露出感伤的情怀。

故乡与忘记的恐惧相伴,时隐时现地流连不去,就像天堂一样,如梦中的伊甸园一般,它不只是一个真实渴望的对象,更是一种渴望的真实。渴望有一种神奇的功能,它不止改变生活的版图,而且创造隐喻的世界。我们知道,隐喻基本上是“无根据的”,只是一组符号代替另一组符号,所以语言在那些恰恰是它表现得最富有说服力的地方,倾向于暴露它自己不真实的和任意的性质。“字面的”和“比喻的”意思之间不仅有着书写想象而且也包含着阅读的飞翔。“太阳和月亮做爱”、“假如鱼也生有翅膀”、“怕自己的蹄子把阳光给踩碎了而缩着身子走路的牛”、“一滴水可以活多久”、“雪的声音”、“天上那条银河是水”等等,还有迟子建小说经常出现动物、时令季节、旧器物,放河灯以及路上、途中、火车上都充满着隐喻,透着悲凉与沧桑,蕴含着人性的温暖。

大部分的天堂只是对现今、眼前和不听话的世界的拒绝,对我们不喜欢的各种事情的拒绝。迟子建不然,她早期作品中的“天堂”不是拒绝,更多的是对故乡的拥抱和对童年记忆的留恋。当以后慢慢地进入更加世俗且复杂多变的世界之后,拒绝才逐渐抬起头来。王安忆关于小说曾经有一个关于此岸到彼岸的说法,“小说是人的故事,不是神的故事,而彼岸是人的神岸。就是说,从此岸到彼岸,是将人渡到神。”^①迟子建的叙事生涯有点不同。她仿佛就生活在彼岸,她的叙述就是从彼岸开始,渐渐地才落脚此岸。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可真是“逆行的精灵”。“也许是因为神话的滋养,我

① 王安忆《小说如是说》载《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

记忆中的房屋、牛栏、猪舍、菜园、坟茔、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等,它们无一不沾染了神话的色彩和气韵,我笔下的人物也无法逃脱它们的笼罩。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庸常所指的按现实规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灵之光包围的人,那是一群有个性和光彩的人。”^①此话出自迟子建的文章《寒冷的高纬度》,文章还有个副标题为“我的梦开始的地方”。

“梦开始的地方”是迟子建的彼岸,很多年以后,即使作者不再讲述那遥远的传说和那美丽的神话了,迟子建依然心存彼岸魂系故乡。从身在彼岸到心存彼岸始终掩藏了迟子建文本深处无法去除的脉动。彼岸始终是文学的理想,是一种无法抹去的诗学正义。不是某人某文某书某评价的公正与否所能动摇的。

二

童年记忆,田园诗般的村庄,与大自然的亲近是迟子建创作的起点,也是其小说世界中的浪漫成分,而如果我要从此岸出发,行驶摆渡到彼岸的叙事就难以逃脱现实主义的法网。彼岸有着单一、纯粹和宏大的特征。失去了复杂、琐碎的世俗支撑,人生的叙述便会索然无味。可能,这样讨论问题有点机械,有时候为着说清楚是会付出简单化的代价。首先,迟子建历时二十多年,其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裂变,文学的背景、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也都在发生着微妙而复杂的变化,作者难以置身世外。其次,就个人创作而言,迟子建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们既要注意其万变中的不变,又不能忽略其不变之中的种种万变。记得文能对迟子建所做的访问《畅饮“天河之水”》中指出:“我个人认为《秧歌》前后的一批作品如《香坊》、《东窗》、《旧时代的磨房》、《向着白夜旅行》等小说是你创作的一个高峰。你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说你喜欢神话和传说,而以《秧歌》

^① 迟子建《假如鱼也生有翅膀》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

和《向着白夜旅行》为代表的这批小说正是你在故乡的神话与传说的浸润下,使想象力和创造力勃然迸发的结果。我甚至觉得如果你沿着这条路子再推进一步,会产生更优秀的作品。但你这之后创作上出现了新的转折,你接着写出一批更贴近现实,风格更为平实的作品,如《白银那》、《亲亲土豆》、《月落碗窑》等。……但总觉得有点可惜。”话虽说得有点简单,但能抓住关键问题。在诸多有关迟子建的访谈和评论中,还很少有人关注这一问题。

我们不妨这样讨论问题,迟子建小说世界活跃着几种不同成分的因素,它们在不同时期,在各个具体作品中此消彼长,相互支撑又彼此争夺,相互联系又各自排斥。比如童话、传说、故事和现代意义中的“小说”。童话专注非人区域中的人性化;传说意味着在时空上很少束缚,幽灵般地拒绝理性,无需从奇幻中筛选出合理和从历史中筛选出记忆的牢笼;而故事则在内容上没有小说那么挑剔、更欢迎多样性,故事也没有小说中那种对意味的吹毛求疵和形式上的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故事比小说更保守、更传统、更少与现代世界相连结。结合考察迟子建的创作,可以这么说,九十年代上半叶是个重要时期。各种创作元素处于杂交期并获得应有的发展,各种尝试在付出代价的同时也有着意外的收获。文能的分析除了在取舍上有些武断外,其他则合情合理并有预见性。

与文能不同,我似乎更看重《白银那》,不是因为它的转载率高、覆盖面广,而是此类小说更体现出作者追寻现代小说含义的勇气;不是因为作者要贴近现实,而是现实这张冷酷无情的脸在逼视着我们;不是说《白银那》写得如何成功,而是正因为它付出了可贵的“挫折”。《白银那》是这样的故事,一向以临江捕鱼、入林狩猎的生活方式,因现代化的进程、资源稀缺而变得难以维系。一次百年不遇的渔汛搅动了这里的人们。“渔汛给人带来极为复杂的情感,喜悦、兴奋、痛苦和失落。”这是一次现代生活的遭遇战。小说中开始出现了出售高价货物的个体食杂店,开始出现了有钱人,出现了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的疑惑。应当承认,作者在小说中敏锐地捕捉

了变化中生活的信息,不乏生动地叙述了变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局面,技术上甚至运用不同视角的交替运行。问题出在矛盾冲突处理的一厢情愿。崇尚善良和以德报怨固然是一种美德,但它并非为解决任何矛盾的万能钥匙,商品原则进入人们生活面孔是多样的,情况也是复杂的,更多的时候它不呈现为唯利是图的极端形象。谋略将审美实践的问题全部融化于道德想象的空间,很可能到头来是一种奢侈的贫困。《白银那》以及同类作品并非成功之作,但我们却能从中窥视迟子建创作的强项与弱项。

而像《秧歌》这样的作品正是迟子建的优势发挥。秧歌是世俗节庆的舞姿,是一种念想,是银月巷和猪栏巷人的狂欢,是充满着民间传说的盛装舞会。如同元宵一样,一年一度如期而至的秧歌,成了支撑人们生活下去的理由。为看秧歌而冻掉两个脚趾的女萝,是节日的阴影;而传说中的小梳妆则带来万人空巷的群情激荡。两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犹如一明一暗的光影,虚实相间,互为辉映。《秧歌》是人生命运的传说,又是生死缠绕而又彼此轮回的故事;是一声关于人、岁月、生命无常却有常的叹息。《秧歌》是运用闪回、意念、时空掌控最为舒展自如的小说,尤其小梳妆之美简直就是影子之书,如影随形般的美轮美奂,充分体现了作者不凡的写作才能。

小说倾向于表现人生之无涯,这跟它对人生的无限空间的深切怀恋是有连带关系的。好像是一种回应,迟子建坚信“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有的苍凉感。”^①守望、忍耐不乏坚韧,苦难且始终向善,忧伤又趋于欣慰,脆弱与不完美中自有一颗朴素的心。这些都是迟子建笔下人物的品质。文明是一种忧伤,疼痛是一种力量,生命是渺小而短暂,唯有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事物。人生的无限空间对迟子建来说,在乎天地山水之间。写于新世纪的小说《五丈寺庙会》写的是赶庙会,一路上一串人的故事,叙事犹如中国画的长卷。其结尾处写到仰善让金彩珠给那“不吉利”的乌鸦放生,“放河

① 迟子建、郭力《现代文明的伤怀者》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